經山集 十

經山集卷十九目錄

諡狀

經山集卷十九

東萊鄭元容善之

諡狀

判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金公華鎭諡狀

判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金公華鎭以忠勤才猷事英宗正宗眷遇特殊勞能著聞蔚然爲一代名卿而公歿四十一年尙闕代名之典非緩也實未遑也今其孫學模懼浸久而浸未舉也採國乘所載家牒所藏俾元容爲之文諗于太常元容何能修辭揚言闡發公徽美也哉不敢辭者出入公門下爲久所覩

聞有詳於人也公字聖載江陵之金皆祖新羅溟州
王周元其後太傅文貞公上琦侍中文成公仁存平
章事永錫仕麗朝連三世大顯入我朝有諱鍾工曹
判書諱揚南逸持平四傳諱添慶禮曹判書肅簡公
佐 宣廟以名德聞生諱善餘累官翰苑湖堂寔公
五世祖也高祖諱得元曾祖諱弘柱皆蔭補奉事俱
贈議政府領議政祖諱始炯純誠盡忠受知 英廟
躋崇秩至兵曹判書考諱尚邁繕工監副正贈議政
府左贊成妣韓山李氏通德郞明運女贈封貞敬夫
人用公貴也贊成公無子取仲氏參判公諱尚廸子

爲後郎公也叅判公早通文籍令望推重當世方進用以兩西均稅使捐舘於海西 英宗常以用未及究臨朝屢歎配韓山李氏判官夏範女封貞夫人溫順端靜閫範咸備以 英宗戊申八月二十六日生公公天姿端粹穎悟夙就孩提時與羣兒遊嬉舉止識度逈出凡兒長者咸異之曰必公輔器也及長忽自奮曰學業狃於荒嬉氣質憚於矯揉如是何以自立吾年將弱冠及今可肆力遂負笈上山寺日讀四書濂洛性理諸書潛心玩索數年不撤聲譽稍稍振士林間庚午丁叅判公憂哀毁踰常制乙亥擢庭試

文科丙子隷槐院被翰圈除侍講院說書丁丑特命
陞六品除成均館典籍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翌日
特授弘文館修撰轉副校理丁贊成公憂己卯服除
拜修撰 上召見曰制関後始見矣容貌語音恰似
乃父見汝益感愴登賓筵奏曰大臣開坐籌司而諸
堂多闕叅白 上特命行對而大臣不即造今日國
事誠無可言者雖曰坐曰對亦不過文簿期會而已
有何籌策訏謨之爲乎此 殿下奮勵之政不能以
實心故也 上動容稱善敎曰汝言切中時病叅晝
講講中庸以叅贊化育之義敷衍陳勉 上曰叅天

地之地位予何敢望公曰 殿下何爲此退托之言
此非高遠難行日用事爲盡在我之誠則自至於極
工矣 上曰儒臣言是矣但年老氣衰且中庸已屢
講漸覺不輕矣公曰聖人血氣雖衰志氣當自强且
漸覺不輕乃所以知微奥也因此用力可期一時貫
通 上又稱善臨退 上顧左右曰故叅判誠有子
矣公自此益受知常使公入直時看詳啓覆文案亦
察公見識綜明也江村有疑獄命公爲按覈御史
上召問公獄乃得平允連差測候官問事郎廳西學
教授庚辰拜講書院左贊讀又連拜館職屢登講幄

嘗講大學序文公進曰顏子匹夫也有舜何人予何
人之語 殿下今居大舜之位治化不及大舜者誠
由不以實心下工也 上曰予非無舜何予何之心
而白首衰耗其效蔑如予嘗自慨而今聞儒臣言尤
靦然公曰若能盡聰明睿知之性則堯舜卽在我一
心矣一日 世孫侍講筵 上謂 世孫曰此儒臣
汝宜知之是故叅判金尚迪予甲子予病尚迪以承
旨侍予嘗藥予至今不忘 上親臨玉署開講宣饌
御書賜八字曰今日一堂追思爾父令小宦鋪席池
邊奉賜書拜謝 上御後苑召公入指示栢洞曰汝

家安在望見屋簷愴然者久之曰汝祖故重臣忠厚之質向國之誠久猶追憶仍書下念舊之教親製侑文遣禮官致祭前後所被異數多如此時有濬川之役使公暗行察勤慢採民情以聞每回奏 上嘉之曰如許精詳屢特旨就館直或使課程讀經書講完始許下直若違召詢故於筵臣嘗因微事遂遞特補旌善郡郡民以火田濫稅氷程重役久爲弊公皆蠲省而捐補之在官未百日而去民鐫石思之辛巳丁母夫人憂 上教曰此人遭艱乎其父賢矣謁聖時

上語及公曰其家在彼矣渠若闋服乎年當爲七十

庶弟主簿恒鎭因職事入侍　上問曰汝兄好在否汝以予記問之意歸語汝兄癸未外除特除館職翌日特陞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以禫月又有敎特遞翌月又除承旨特令兼內醫院尙衣院司饔院副提調召見曰六品玉署與緋玉皆特除也承旨之父嘗以事半功倍之語陳於予今則此事已矣九原亦能有知乎時因臺臣論人之疏　上厲聲曰此其意挾雜也公適以承旨登筵以隄防漸弛爲勉　上怒曰此何關於戊乙而以隄防爲言乎他日臨筵敎曰其言甚慨然乃祖予屬意大拜如趙尙絅矣未究用而其

予故宰臣善事予其孫今番事反非公心命削黜不
幾日以前亞銓曹命采不即復望事配吏判李昌壽
仍教曰向者隄防之說果有所由命寘公大靜縣翌
日領相申曉白某所奏即闡義也處分無乃太過乎
未久特釋之除承旨甲申又除承旨敎曰前送耽羅
誠過矣此人也故送之乙酉拜兵曹叅知以承旨陳
乞郡疏批之曰卧此閤覽爾章憶甲子思爾父何循
常例特許所請 王世孫在靜攝中 上使公入對
世孫曰前公進伏 世孫執公手曰 大朝所命也
公還奏於 上上曰承宣之祖甲辰嗣服初以問郎

受知承宣之父甲子年于執手經夜故俄令 世孫
執承宣手矣翌日除義州府尹 上察其情以乞郡
人邊邑難赴歷詢諸大臣後特遞丙戌又除承旨以
小學指南序文書寫賜鹿皮尋以小學進講時禮房
承旨加嘉善資教曰頃年訓義之儒臣故宰臣金尚
迪也今番指南之命寫者昨日講讀時叅贊官即承
旨金華鎭也一部小學父子三與焉是豈偶然哉況
其祖自嗣服初事于者也仍命書其事於御製編次
中仍陞都承旨兼都摠府副摠管旋除安東府使教
曰此人方面才也公到官釐正羅軍田三弊錮殘戶

之徭減官供之需場市間多擊皷而舞者及還民饑

石顉之戊子 上謂公不宜久外特移司諫院大司

諫又特解京畿監司職以其代授公擧先故屢降恩

敎其後 上見畿藩論事之狀每稱以安詳已丑秋

上謁 陵還御慕華館公以新設牙兵迎接 上喜

曰新制軍容好矣畿伯分數明故凡事皆善賜內廐

馬命親受人皆榮之庚寅辭遞壬辰拜漢城府左尹

由知中特命拜慶尙監司歲荐饑公撫摩賙恤夙宵

殫心凡措施布畫纖巨悉擧出廩穀一萬斛助其賚

峽民無捐瘠者甲午報瓜命仍之又下皐比以寵之

臨還散俸錢三萬六千緡防蔘貢加歛之弊補山城留儲之虛各驛之凋敗徭役之繁重者爬櫛矯捄俱有條緒嶺民之説棠愛者至今稱壬癸旣遞相臣誦公治績於 上仍差備局堂上拜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乙未拜禮曹叅判兼同知經筵事丙申英宗昇遐 正宗御極公以小宗伯相禮於哀遑之際凡百儀節命公替行長堂事屢承褒敎特除戶曹叅判兼內資寺提調奉敎編輯 宮園儀特差 景慕宮改建廳堂上命專管凡事數數賜對言無不從以八道貢獻多寡不均特差勾管堂上命皆釐正

上謂領相金尙喆曰 先朝以甲子例命金華鎭使
予握手卿知此事乎其人何事不可做乎丁酉拜刑
曹工曹叅判兼同知春秋館事戊戌拜司憲府大司
憲登賓筵 上敎曰用人之道宜先需貯都憲乙酉
冬承旨時事予嘗記有矣特授漢城判尹公疏辭答
曰陞擢非爲卿也又特除禮曹判書兼繕工監提調
又特除戶曹判書己亥兼知經筵同成均庚子兼內
醫院典醫監掌樂院提調知春秋拜兵曹判書因宣
傳官廳薦事特罷旋敍拜戶曹判書辛丑拜平安監
司夏大雨江漲沿戶皆沈墊公坐城門樓積穀分與

又辦結構庇盖之資列邑多失稔公相緩急賙救皆
公之私自捐施者也　上每覽公所報輒喜而教曰
諸道狀啓中精詳有條理者箕伯爲然壬寅進崇政
階相臣請擢也移拜戸判又移吏曹判書　元子定
號時以藥院提調陞崇祿階拜判義禁府事乙巳拜
刑曹工曹判書丙午差遠接使己酉拜議政府左參
賛庚戌登賓筵　上以湖南漕倉事俯詢公對曰鎭
將陞階漕卒沾惠何益於税民積痼之弊乎沙工之
圖差税米之防納嚴科痛禁然後諸弊可祛矣都事
古有海運兼管之例今以漕轉事責一人勾檢則庶

有效 上曰卿言十分恰好又詢以江界蔘契事公
對曰蔘料儲久蠹傷勢也已捧者給蔘契使年限備
納每年貿蔘價之入送江界者姑宜留儲癸丑 上
以 英宗寶甲百歲元朝酌獻 眞殿以公 先朝
亞卿特命加輔國階拜判中樞府事特除咸鏡監司
公以母年望九陳疏力辭 上溫批諭之使將老便
養公惶感赴任乙卯丁生妣李夫人憂守制鄕廬丁
巳服闋特除戶判兼惠民署提調入耆社公自戊午
病視轉劇 上每於筵席屢下憫惜之教曰予於今
年意欲擢授三事不幸有斯病從此予不復相天下

士矣因除吏判曰非不知病難强也今玆特除爲示
眷念嗟惜之意庚申長子登文科　上召見問公病
狀以卿子從蔭路登第甚可喜當先付兼史使之出
入近密之意歸語又敎曰以耆社之臣小子在宰列
長子又擢科重臣晩福好矣癸亥八月六日考終于
正寢壽七十六葬于長湍六臺巖向甲之原配東萊
鄭氏大司諫履儉女先公三十六年卒贈封貞敬夫
人二男二女男啓濂弘文館應敎啓洛禮曹判書女
適都正李洛秀進士鄭文會側出男啓澮女適學官
鄭宅鎬啓濂無子以再從弟啓涵子學模爲後今

宗廟令女適承旨李廷奎府使鄭基直啓洛生一男七女男曰學懋女適士人崔光憲徐慶輔今判府事鄭元容士人鄭倫始今江原監司趙鶴年今縣監李教俊士人李喬榮李洛秀二子若愚今判書德愚今縣監鄭支會子老錫前縣監女適吳顯相前牧使內外曾玄不盡錄公精剛如百鍊之金淸瀅若無瑕之玉貌不踰中人而有淵沉不測之量身若不勝衣而有貞介難奪之操口不言人過而臧否內晰事不待集議而籌畫先定綜詳而炳利害之分周密而存經遠之慮靡巨靡細應機沛用可謂需世之器而副時

之才也公趾美忠藎躬遭聖明王素以世舊自結昭
契張昇以孤立獨被殊知自簪筆橫經之列玉音溫
諄衮華重複公感聖主不世之遇追先臣未卒之業
矢心圖報夷險向前每有奏對明剴懇欵善開發人
主意故仰槪聖心言輒開納侍經筵非聖賢言不陳
以誠敬愼獨之說每獻焉嘗侍　上見臺官言事被
罪慨然進曰　殿下今擧濬川之役川渠壅塞猶且
疏鑿言路國之血脉也血脉之壅害將何至言官以
言獲罪大非昭代美事　上改容　上嘗因事激怒
羣臣莫敢爭公進曰事若不愜聖衷則辭敎輒過中

王言一播八方傳誦今雖還收曷若初無是也因以寬柔以教之義引喻激切　上霽威曰予嘉汝有懷無隱予以中立不倚自勉汝以和而不流自勉公未嘗以鯁直自命而拾遺獻箴無所畏避故　上諭如此君臣之際相與儆戒宛有吁咈氣象於戲盛哉

正宗初服知顧眷重然公家自丙申後門戶赫輝爲世猜忮甲辰以來傾擠者翕衆呼吸之間爲風爲浪指顧之頃有戈有鋋公於是時齟齬臬兀斂影鏟跡雖不敢顯言引入而每朝謁稱病不造上察公無他注庇不衰賜引接則庚牌踵臨飭檢擬則綸音頻宣

雖世之忌疾公者亦無可疵摘爲言誠以公居平慈
亮謹愼獨超然於機關權數之外也晩節彌邵遂爲
元祐完人然秉用猷爲之時憂畏浮沉投置冗散者
且十稔之久利澤經濟之術豈能有展施其一二乎
先是四按劇藩屢典度支奉命於饑饉之際受任於
費詘之時而拯濟有方開節有度迭居兩銓選注公
允多爲時論所重然此皆公時出其餘而應之非所
謂盡行其所知者也中外想望其朝夕入相而公已
病明謝事 聖上之中朝發歎者也以 兩聖則哲
之知委毗全保始終恩榮者非惟公之靖恭愷悌之

德有以致之亦可以考其時而論其世矣公至孝根天居前後喪以善聞貴公卿老白首母夫人尚無恙日侍側爲嬰兒戲食溫冷衣厚薄必親嘗躬檢左右服勤搔癢捕蚤虱執兒女僮婢之役怡怡如也周宗黨急窮乏汲汲如不及待以炊者不知爲幾家公早歲發憤存心進修每以從事鞅掌未得卒工自歎大耋時猶日誦庸學濂洛諸書常戒子姪曰富貴外物也詞章末技也惟鞭辟近裏朴實做去始可以褆躬保家今領樞趙公寅永高簡不妄許嘗語元容曰先輩中如金尚書者雖生 宣 仁盛際戎馬在郊羽

檄交馳之時亦足以處重任幹大事又曰公自嶺營
還積錢幾萬緡立散與親戚故舊貧者不私一文此
雖小事難於人遠矣元容舉公言詢其家人驚曰有
是也吾祖有德於人不自言故家人不敢稱也趙公
何由聞之元容因是而傳公之善三不財廉也好施
仁也韜美謙也元容入公門初拜公公時上卿兼判
民曹而居室窄陋泊然如寒士公熟視者久他日謂
曰汝必貴儉汝家規也勿失後每將名賢言行及公
居官時事語之今握筆而思之公其處我以歐陽棐
歟謹狀

漢城府判尹姜公世晃諡狀

正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姜公諱世晃字光之豹菴號
也其先晉州人諱民瞻在勝朝討平契丹位上柱國
封殷烈公祠于晉諱允祉入我朝工曹典書以儒行
世其家世壽而貴高祖諱雲祥以孝旌閭贈領議政
曾祖諱籕號竹窓當　穆陵盛際歷內翰銓郞贈左
議政竹窓公二子長諱桂年號翠酒堂有至行贈左
贊成次諱栢年號雪峰判中樞提文苑被淸白選贈
領議政諡文貞次子諱鋧判中樞主文衡號白閣諡
文安入爲贊成公嗣配漢陽趙氏大提學絅孫繼配

廣州李氏領議政忠正公浚慶後也以 肅宗癸巳
閏五月二十一日生公文安公三子公其季也公姿
性超類聰頴絕異六歲能屬文庚子 明陵國哀時
文安公有粉白鳩杖命公賦之應聲曰杖上有一鳥
不飛又不鳴身被白雪衣如知東土哀十歲文安公
長春曹第次晝署課試公睇閱而許品之無毫髮爽
老師咸神異之又代題曹牒四五字白下尹公淳見
之大驚曰當爲千古絕藝十餘歲入科塲寫券觀者
幾傾塲癸丑文安公年大耋而往覵子婦窆事於鎭
川公欲隨不許公潛躡之中路始覺之抵鎭文安公

果寢疾公竭誠扶護竟罹創而預具歛制不以倉卒
而有闕於禮者克襄於天安地廬墓三年哀毁過至
文安公遺稿十二卷手寫寓誠外除奉慈氏極愉婉
遭艱旣闋遂無意進取寓居安山老屋數椽不庇風
雨飯蔬屢空不以爲意癸未仲子俔擢第 英宗追
念 先王所以眷遇於文安公恩言隆重眷顧出常
領相洪鳳漢奏某能文詞工書畫 上曰人心多歧
易有以賤技而小之者勿復言書畫事向來徐命膺
言此人有此技弓之不答有以也葢聖意重其才而
曲爲之愛護公感激而出涕者三日目爲之瞳乃曰

賤臣末嘗一覲耿光而愛賤臣至此比之鄭滎陽三
絕御題殆有過者今古人臣之未嘗聞也自是不復
爲人作畫人亦不能强之從孫彝福彝正伯子儐連
占科名叔子儻季子儐聯登上庠家門稍盛公益謙
抑作詩戒家人常曰受國家恩承祖先庥得有今日
敢不自勗以忠孝哉壬辰　上行養老禮儐以史官
前席　上曰　寧考己亥親題西樓寶牒錫宴十耆
臣汝祖卽其一也汝父今年幾許對曰六十　上曰
常訓豈不云乎卿等來乎之教恍然如昨伊時耆臣
親子在今惟爾父豈不貴乎仍敎曰入侍注書姜儐

之父卽故大提學之子而六十尚在儒籍其令懸註
調用以示予禮耆年不忘其父之意癸巳拜　英陵
參奉衰年供仕非素志也肅命卽遞是年公之回甲
日諸子欲具盃勺公流涕曰古賢云父母不在生日
當倍悲慟今當劬勞之日何心爲食且自壬午是日
每食素汝輩所知也勿復言是日卽　顯隆園忌辰
也甲午仲子侻侍　上上又及公遞職事命陞六品
令故重臣祀板享官俸拜司圃署別提公黽勉就職
乙未移尚衣院主簿旋又移司憲府監察漢城府判
官丙申聖壽彌隆春設耆耆科公以京兆郎領諸儒

赴試塲占第一名　上追思故事恩敎屢屢數百言擢授同副承旨命度支造賜玉圈又賜法樂以榮之親製文侑祭文安公翌月　英宗昇遐攀號若考妣喪以受恩無報爲終身恨拜兵曹叅知戊戌魁文科庭試陛嘉善階文貞文安曁公俱由文庭試擢亞卿國朝所未有也拜漢城府右尹兼副摠管己亥除南陽府使威惠幷行吏慴民懷朞年而官府淸淨若無事然辛丑拜戶曹叅判監董御容摸寫秋　上御禁苑召公陪遊宣法醞公退而語家人曰昔皇明楊士奇李賢韓雍輩皆有賜遊記此不過令中閒導之遊

而已豈如臣之侍　聖上於上苑深嚴之地遊讌談笑若家人也哉爲文而識㝢眷壬寅推伯子儐侍從恩陞嘉義階拜同義禁營以摠管肅謝於御帳前上爲之顧眄謂筵臣曰風韻昂藏若老仙圖癸卯拜兵曹叅判文貞公在　顯廟癸丑年七十一由吏曹叅判特擢正卿命爲耆社堂上　上講國朝寶鑑臨此文敎曰此宰相祖孫七十一歲同在癸歲事不偶爾特除知中樞府事許入耆社拜漢城府判尹甲辰拜都摠管時乾隆帝以大耋設千秋宴禮部移咨有節使擇送耆德之語朝議極遴選李公徽之以耆社

大臣爲上价副使難其人　上曰上卿副价亦多已
例且此重臣不可不一見中華遂以公充副价赴燕
京中朝人慣聞公書畫名求者雲集公恥衒小技强
而後畧應之遼東廵撫博明曰詩宗放翁字有晉人
風骨日講官劉石菴鏞翁覃溪方綱書名重天下見
公書歎曰天骨開張或得片紙競以重價爭購及還
上命近侍迎勞於灣上賜蔘劑庚戌　元子誕降之
慶加正憲階辛亥正月二十三日以微恙翛然而逝
訃聞輟朝市弔賻如儀三月葬鎭川白洛面乾坐原
享年七十九配晉州柳氏進士耒女吏曹判書命賢

孫秉嘉淑哲有女士行宗黨咸稱之生四子曰儐文科承旨曰俒文科承旨曰儇蔭僉樞曰儹文科校理庶子信僉樞內外孫曾近百人文安公六十四歲而公生公穎悟夙就文安公晚年於筆硯應接之勞一委公焉公連擧男悅親意篤於孝生事葬祭之禮俱無憾時節必躬省阡墓至老有孺子慕親戚之孤寡者撫恤誨導官俸雖少必分與敎諸子先行檢而後文藝閨門之內常穆如也天性樂易祥和淡泊寡欲凡器物之華靡者不顧也每日所食纔數龠而英華外敷待人仁愛之色著於形憂憂樂樂一出於誠故

人無親疎一見公悅之如親戚常愛古人學靜致遠
語雖處撓攘安閒若平常喜看書手不釋卷而稗官
方技之書一未嘗寓目少時讀經傳先究旨義又取
兩漢唐宋諸家讀之下筆循蹈古人軌範而以從順
爲尙詩喜陸游李叅奉匡呂常曰詩語穠淡雅絕不
俚俗見解超絕有自悟獨造之妙見古人詩文未及
考名氏而能辨測其時代高下書法二王米趙造詣
精高楷草篆隸擘窠各體無不神妙玉板緗牒日堆
於前各以所求者應之古人格語警詞珍編佳什皆
諳記誦愈多愈不可窮見者驚歎曰記性與筆才等

耳凡一代公卿巨人墓隧碑板釋宮梵宇記載之刻以得公書相多焉嘗曰右軍正傳在於唐四家黃蔡效唐文祝效宋今人欲法右軍當先法宋明由今之世何可躐蹴而直接古遠乎是故蘭亭定武本不及唐摸賜本唐本不及松雪十三跋本世所行筆陣圖贋作多矣人有以筆家正鋒偏鋒語力爭公笑曰姸媸巧拙如烟雲起滅直是筆端遊戲耳鄭府使持淳深曉書法嘗謂同時故易之耳後人必有得隻字而願爲殉葬者曹知事允亨曰天品甚高鎔鑄衆美別作一徑有以見讀破千卷氣象畫法天分特高無一

點塵俗意墨蘭竹尤清勁逈絕鍾鼎款識金石鏤畫
以至古彝敦董器鑑裁入妙圖章鐫刻得漢魏人古
法邃於字學點畫之差誤音韻之譌舛必毫辨縷析
諸子百家貫穿該洽尤詳皇明事蹟一無所遺公早
承詩禮之訓夙抱經世之學而孤露以後無意榮進
退處荒郊之濱以毫素縹緗自娛於名利泊如也晚
以翰墨之藝特蒙不世之知頻賜引接寵賜便蕃至
命寫標題於　先大王御眞　上之愛公書如此及
公逝親製文侑之曰踈襟雅韻粗跡雲烟揮毫萬紙
內屏宮牋卿官不冷三絕則虔北槎華國西樓匯先

才難之思薄酹是宣公鳴國之盛遇巷之隆而雲漢
宸藻踰於華袞終始恩榮豈非曠前世而罕有者哉
公之才足以訏謨巖廊公之文足以管絃郊廟而中
歲落拓一無所展布華聞盛名爲技藝所掩如公者
其可謂遇乎然而以布衣爲至尊所重皓髮釋褐超
躋班卿曳星辰之履遊日月之側染翰侍前人主動
容拭玉入朝天下聞名今去公世五十年而片楮寸
墨之爲人所珍寶如草坊白月之古蹟三家村秀才
必誦曰姜豹菴先生虞世南書翰之褒米元章宣和
之對垂輝青史爲藝林所榮寵如公者其可謂不遇

乎公家自竹窓公至公四世俱以文章官舘閣而世
享遐筭四世事 明 宣以來 九聖朝寶曆爲二
百二十六年而公家所享年紀摠計爲三百二十有
七年古今氏族之閥其榮名壽考福履之盛鮮與之
匹亦可見公家仁厚積累之德淸儉修養之操有足
以致此也豈不盛哉公居第南山下園翠松陰鳴澗
繞庭除簾几蕭然圖史交暎臞顔緩帶抽牙籤弄緗
管人望之若平地神仙而即之溫如風流弘長所至
人聚觀之今之操毫之士語先生邈然如古代傳紀
中人元容先祖陽坡公墓碣即公家雪峰公文也世

好之講已久而居又同里閈童時從長老聞公之名
雖遊嬉時亦知公書之爲可寶其慕好之心如此則
公之行德宜有詳於人者矣今公之孫渚属以節惠
之狀謹撮事行告于太常氏

贈吏曹判書梁公 彭孫 諡狀

氣數有厄於一時故宵小之說得行公議不泯於百
代故正直之道常勝國朝士林之禍莫酷於 中廟
己卯而邇來三四百年之間國庠鄉塾之間章甫縫
掖之類皆知明正學闢異端談天人之理辨王覇之
術者豈非己卯諸賢之力耶方北門潛入之時凶計

蜮射禍色焰烈雲日晦冥朝著喪氣而廟堂則鄭文
翼公牽裾泣諫天威少霽館閣則梁侍讀抗章力諍
線陽復萌後之尙論之士抆涕歎息景仰如山岳星
斗豈不偉哉今 上癸卯湖南多士上言以爲贈叅
判梁彭孫道學淵源出於文正公趙光祖學則與奇
遵朴世熹崔山斗同冒死廷諍與鄭膺同黨錮削奪
與崔淑生李耔金安國同其師孝獻公宋欽曰吾道
之傳其在斯人趙文正公曰吾見梁同年如芝蘭薰
人鄭文翼公以經學薦於朝與奇遵朴世熹崔山斗
日夜侍講世所稱經筵四學士是也已卯諸賢如安

塘李耔金安國朴世熹等俱蒙爵謚之典以梁彭孫之學問名節尙闕褒贈在典爲缺敢以士論聞 上下其事於吏禮曹銓官奉旨請加秩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儀曹請如士論易名 上可之後孫進永請爲文謚太常以余爲文翼公孫也謹按狀公字大春號學圃檀君時三神人降于瀛洲之漢拏山開國稱耽羅良姓世爲星主後改良爲梁東國之梁皆本於此仕高麗多顯官諱淳直文翰署位贊成事諱遵踵入翰苑世掌絲綸入我朝有諱悌判書雲觀事於公爲高祖也曾祖諱思渭直長祖諱湛贈司僕寺正

考諱以河贈左承旨文行世濟其美妣海州崔氏文獻公冲之後光山金孝溫之外孫也公生於皇明弘治元年戊申卽我　成宗大王十九年也自髫齔穎達特異五歲與羣兒遊嬉急雨大雷電羣兒皆驚異公獨嶷然不迭徐步率羣兒還人皆異之七歲見邑試守宰奇愛勸留書室公拜謝曰臨民聽訟之堂非村兒所居方伯巡到召見之欲試其才命題以天地日月公卽書曰天地爲吾量日月爲吾明方伯驚異之手書以贈曰海鶴之姿秋月之精他日龍門大闡芳名自是一道稱梁神童十二讀書山寺有異僧拜

曰公眞間世人他日立身揚名乃餘事當名流百世
血食千秋因忽不見鄕黨長老稱之以有道秀才而
不名十三就學于知止堂宋公欽宋公匹馬來訪留
數日論性理之學語主守曰古稱子國有顔子今子
邑有梁秀才知之乎與同門羅松齋世纘宋俛仰純
爲道義交常以小學律身精密篤實德器漸成及長
治心修已一以窮格理義爲本存心經濟以致君澤
民爲志　中廟五年庚午中生員第二名與趙文正
同榜相從講質無虛日文正嘗贊其氣像曰霽後秋
天纖雲初捲明月皎皎人欲淨盡丙子文中文科被

選湖堂入瀛選　上銳意文治公以堯舜君民爲已
任程朱道學爲宗旨每抱經登筵整衣肅容齋心積
誠對方冊如敬神明以伊川薰沐拈香爲法　上問
孔門之學所業何事對曰仁而已矣　上問何謂之
仁對曰仁人心也聖人因其本然之心先致其知而
誠其意發爲仁政措諸事業故正朝廷理萬民必本
於是心　上稱善文正抱兼濟之學感不世之遇與
冲菴金公淨協力共貞朝著肅清公與金大柔金老
泉奇子敬安順之蔡英之等往候文翼公公曰調劑
之策專在玉堂今見公等吾無憂矣一夜南袞以竹

杖使服乘月來訪曰顧今濟時之策吾難獨任朝廷無可與共事者公其不我遺耶公正色答曰公如有志何不往見趙光祖我遐方人也顯達非願何足爲公用乎衮誘說百端終不應衮去謂人曰嘗聞南方之人柔順和易今見梁公愚愎不可用嘗因講進戒曰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致中和卽人主爲學之極工而其本在明德率性其要又在於愼獨且嚴於賢邪進退之幾曰陰陽爲天地之對待君子小人互爲消長自古聖人深軫扶抑之方君子之進如茅斯拔小人之退如蘆斯剗此二卦之象所以占治亂之源

也在前席援據經傳反覆玩究惓惓乎公私利欲之分亹亹乎淑慝治亂之蹟不憚繁複惟冀開發朝而至日昃晝而至宵分　上竦然傾聽然聖體疲倦或欠伸作氣御床戛戛有聲羣小傍伺暗揣遂以蟲篆飛語爲陰中之計矣公性度溫粹體不勝衣然淸節自勵言議激昂嘗與文正語及靖國錄券之濫曰成希顏朴元宗輩雖有大勳素無學識且陷於柳子光術中猥錄其子弟無勞者利慾橫流此非細事文正曰塞利源勵世道莫先於削勳錄已卯冬文正爲大司憲與諫長李成童合啓請削勳券濫錄者　上不

聽公聯劄極論　上猶難之文正連啓力爭乃獲俞
南袞爲清議不容常怏怏揣聖意厭儒臣與勳臣沈
貞洪景舟飛語構誣傳播宮禁十一月十五日當㝡
定削勳是夜袞貞景舟等從神武門潛入啓趙光祖
等謀不軌事機急迫請付有司正罪公方在禁直語
承旨尹自任注書安珽曰豈有政院不知而潛入者
乎俄而中使出召兵曹叅知成雲爲承旨雲趨入珽
攀雲帶曰何敢獨入雲擊珽臂去飭門者禁入三更
緹騎四出逮囚趙光祖金淨等八人將殺之公聞諸
公在囚酌酒相訣之語不勝悲憤仰天垂涕館學生

及坊民樂工書吏等聯章訟寃守闕號哭公憤不欲生倡議與典翰鄭譍率館僚抗疏曰國之有士猶人之有元氣氣喪則人亡士殄則國喪建寧之黨禍起而漢祚非熙豐之正士退而宋室危斯固然之明鑑旣覆之前轍也言極剴直時文翼公以領相力諫救之 上意稍解遂減死律配趙光祖綾州金淨錦山凶黨復啓公及叅贊李耔應敎奇遵承旨朴世熹等并請拿處幸賴文翼公出死力營救獨公及李耔得免公卽歸綾城舊居文正適配此土遂日夕相從文正曰吾兩人幸得從遊於此殆不偶爾相與切偲以

遂初志庶無大過豈非天歟未幾李蘋爲大司諫李
沆爲大司憲十二月十三日合啓請加律趙光祖黨
幷書公名及安瑭金安國李若水三十九人于一紙
以啓又請罷賢良科公惴惴若不保朝夕與文正相
守每以處困不失亨交勉嘗怡怡如也一日文正謂
公曰吾儕此禍實係時運歎之何益吾則死耳十二
月二十日文正賜死之命至公執手相訣皆無一言
但曰吾輩幾何不相從耶是日大雪深尺餘風凄日
慘人不堪其寒而公獨坐謫廬外終日哭泣親看殮
殯設奠致哀還家誦愛君如愛父之句悲歌擊節曰

恨不與斯人同歸每逢其受命之日必齋沐奠酒果
痛哭乃止袞既害文正又議定黨人律公及崔淑生
李耔詩山正正叔等十四人幷削奪官爵又以韓忠
等六人外方付處安瑭等十二人罷職張玉等五人
外補於是善類竄逐盡矣粤二年辛巳冬宋祀連急
書告安處謙與詩山正謀殺袞建詔獄鍛鍊袞等又
上凶疏曰安瑭以無狀小人任銓衡趙光祖金淨梁
彭孫等二十二人分受淸要管執樞機異已者則曰
心術不正附己者則曰頗有經術羣聚結朋包藏禍
心幸賴天佑奸謀敗露請嚴刑峻法明示顯罰遂標

枋禁錮公自文正喪後屢登凶啓禍將不測遂絶意世事築小室于中條山下雙鳳里之小溪上以學圃扁諸堂左右圖書襟懷冲澹持敬用工動遵規矩其於辭受取舍之節必合於義訓戒子弟家庭穆肅南中學者多摳衣請業謝遣之曰獨不見晦翁黨錮後蔡西山血脚事耶癸巳　中廟始悟先放金絿等公與金正國等並收敘公不出曰吾爲世大僇何顔更出託疾益自晦及金安老用事黨禍更烈人始服公先見之明丁酉都憲梁公淵劾安老賜死公及柳仁淑等首蒙甄用屢被經幄胄肆之召堅不應甲辰除

龍潭縣令强赴任邑有猛虎傷人公爲文祭于山虎
乃去人比之渡河郎賦歸乙巳 仁廟御極太學生
請趙光祖復爵 上即允公又承恩命是年七月
上昇遐公號哭日夜竟以八月十八日考終于正寢
享年五十八葬于綾州雙峰里負巽之原嗚呼國家
承羅麗之餘崇尙儒教禮樂彬郁涵養摩漸積之百
有餘年而泰運淑氣鍾挺羣英冠冕揖讓布列明廷
賁然若麟鳳之瑞世也進則横經論道贊君德於勛
華退則博學玩理紹正脉於閩洛庶使君子聞大道
之要小民蒙至治之澤而日中則昃崇極而圮泰否

剝復循環往來蠮蝀薄蝕變在俄頃萋菲貝錦眩惑
崇聽譖人罔極邦國殄瘁而公禀剛正之氣持充養
之工邃學則師友有所淵源清議則士類爲之依歸
獨立不動則鐵壁之重也抗言直節則日星之皎也
及其聖心開悟恩禮復隆而梁碭樹屋潛光勵操終
始一節全而歸之毒流鉤黨而林宗得免厄憐刻籍
而元城獨完如公者詩所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
殆近之矣公旣有令名施及子孫公之孫山立以孝
贈叅判山龍山軸旌其閭山璹壬辰殉節晉陽贈判
書又旌閭曾孫曼容倡義丙子梁氏之門忠孝爲箕

裘綽楔貤贈磊落相望靈芝醴泉亦可以知其有本
而有源矣公著述爲兵燹所逸只刻若干卷傳于世
零金片羽亦可珍也以子貴贈吏曹參判崇禎庚午
因沙溪金公倡論配文正服享于綾之竹樹書院配
錦山金氏銛女繼配淸州韓氏孝恭女子長應箕有
學行應台禮曹參議應鼎生員狀元文科重試狀元
世稱松川應畢參奉應德參奉應國早卒女歸進士
鄭仁富參奉鄭仁洪側室男知遜能文章參奉孫曾
以下十餘代爲屢百人出者多名宦處者修儒業蔚
然爲湖南望族以公經綸之志遭時艱屯不克大有

展布而格理講義扶正斥邪使後學知理學之可宗其有功於斯文爲大先正之定論可徵也謹撮其大畧庸備節惠之攷焉

領議政金公尚喆諡狀

英宗朝大丞相金公諱尚喆字士保號華西系江陵以新羅溟州郡王諱周元爲上祖在麗朝太傅上琦侍中仁存平章事永錫三世大顯入本朝有諱銋判書諱揚南逸持平五傳而諱添慶判書謚肅簡子諱善餘佐郎歷翰苑湖堂無嗣取宗弟參議諱夢虎子得元爲後奉事贈領議政寔公高曾也祖諱弘柱奉

事贈領議政考諱始煐判敦寧府事贈領議政號梅谷妣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箕禎女公以　肅廟壬辰九月二十四日生臨娩李夫人得異禽之夢及生清瑩殊凡端雅聰悟伯父孝憲公奇愛之曰此兒必大吾門　英宗癸丑司馬丙辰擢文科隷槐院已未拜說書選翰圈先是從兄被史薦不悅者舉先故沮之盖誣也旋陞司書甲子拜弘文館校理時　上入耆社進几杖公曰此便身物耶萬幾方孜孜而便身是計則置國事何地願如武王之杖銘焉後因臺臣言　上怒命勿入公事公曰唐文宗庸君也有去朋

黨難之言而何嘗自輕君位如此耶命罷職敍拜獻納文兼乙丑拜銓郎兼文學東學敎授一儒臣由行騎騶命杖配公疏曰唐玄宗議杖廣州都督裵伷先張說言曰刑不上大夫爲近君也今儒臣不宜杖命除之丙寅差備局郎兼查正廳以館職奏曰唐玄宗焚珠錦而不數年求南海珠翠 殿下今禁紋緞事之終始惟在心之操舍 上曰所奏不覺感動公屢以 東宮講學陳勉敎曰儒臣久帶春坊善於進講已命久任豈欲移職而館員苟艱姑且落點矣後東宮侍坐時令開講而每令公逐句開曉敎 東宮

日必猛省也教曰近因奮勵親見各司公事公曰奮
勵在於簿書乎得人爲任則惟曰都曰俞而已 上
曰近日召見武士欲審察得人矣公曰 殿下所不
見豈無可用者乎 肅廟御容移摸奉安 南殿會
都監堂郎宣醞奏樂公方館直與伴僚劉言昨夕之
樂非賀非宴臣竊惜之 上手書優批又賜熟馬曰
賞直獎忠也命廣達門親授仍行晝講敎曰唐玄宗
云韓休知否固處儒臣有陳戒堂劉果至深得瀛館
學士之體尋甚嘉之公曰 殿下情之所發意之所
向每多急遽 璿殿移奉時步從豈不傷國體乎連

拜奉常正兼弼善應教輔德漢學教授 上講資治通鑑所餘數卷命公盡讀後每教曰金某歡慶殿讀書聲尙不能忘丁內艱庚午丁外艱壬申特除同副承旨出爲安邊府使先有一民以殺其外弟事具獄案月推問公屢閱起疑請停推上營不許後死者還盖避而誣者也一境稱公神明甲戌灣府有事命別擇府尹廟堂薦公曰國家內外可用者無踰此人矣遂出臨邊州紀律嚴而規模正修戎器繕館廨捐廩防民役築堤堰收稅省斂州人紀詩頌之丙子還上曰其間予忘邊憂矣丁丑湖西關東兩藩須代

上諭才於大臣拜忠淸監司歲饑公自到界逐邑監
賑無牛者俸錢買給耕播不愆賑後 上褒諭錫馬
遣宣傳官點視山城軍器又褒諭錫馬己卯瓜熟因
查陳田加任朔入爲大司諫庚辰拜吏兵曹參議尋
擢開城留守辛巳入爲刑曹吏曹參判兼同經筵副
摠管同義禁差備局有司堂上承文院提調貢市堂
上氷庫提調壬午拜右尹都承旨 上問廟堂嶺伯
誰可爲之以公對 上曰長使出外耶拜慶尙監司
及陛辭 上召見曰此時嶺南也卿不得不又出而
敎書中不云行且召矣乎時嶺南大饑公疏請加劃

灾結賜批後教曰批答如此此者初有之事也如書札往復情意相通可見上下交孚之意時列邑多貸富民錢貨公皆令還給只許願納者殫心措劃一路不擾與督運御史議於三南置倉備儲如北關交濟倉之制以省列邑載輸之弊泗川設濟民倉延日設浦項倉癸未賑畢後　上謂大臣曰前已試湖西而今此大賑少不撓動誠難矣丐遞不許捐廩穀一萬石置濟民倉一萬石添備荒穀又捐付各驛站罷斂戶立馬之法又設庫儲財補民戶傜役如望漢城判尹移知敦寧大司憲兼司譯提調甲申拜刑曹判書知

春秋兼內資提調旋移吏曹判書兼宗簿提調陳辭
疏召見敎曰嶺以南全付於卿而民免顚連爲卿謝
焉又以冢宰煩卿宜體予四十年苦心也特除內局
提調親書頃年儒臣今爲冢宰八字賜之公之受知
盖自經幄也兼同成均嚴選注振淹滯因微事解銓
任拜右叅贊都政日復拜吏判又力辭敎曰其心貴
矣許解本職移戶曹判書差保民司堂上講成節目
乙酉兼左副賓客時兵判有闕大臣奏曰今戶判不
可遷移當責以十年矣公連疏固辭　上以國體命
罷其職公精於理財省冗祛費未週歲庫藏充牣大

僚請久任而公亦辭而不居者也敘拜禮曹判書兼
知經筵差宣惠廳平市署提調拜兵曹判書行都政
上敎曰卿初當大政一何鍊熟期卿不淺益加努力
丙戌拜平安監司　上敎曰雖以一年爲期猶覺杳
然矣辭朝第六月特旨拜右議政恩諭隆摯丁亥到
城外上疏手書賜批拜司饔院都提調出肅日　上
執公左右手辭敎鄭重命貽贈特以上相親製文致
祭于判敦寧公初登筵以保惜聖躬和平聖心輔導
睿學簡擇宮僚愼爵賞用人才擇守令行按廉八條
仰勉兼扈衛大將因臺疏峙原任大臣並罷職旋仍

授兼禁衛營都提調先墓焚黃告暇令廚院宣饌異
數也正言任觀周斥疏三公命並勉副付判府事出
肅還拜相職正言李奎緯疏論公命奎緯安置黑山
島公引八疏批有忠清剛直之褒遞付西樞猶不入
至有躬臨爲敦始黽勉復拜相公請宥奎緯教以爲
成大臣之美戊子解相職旋復拜兼藥院都提調己
丑雷異陳劄勉之曰平心氣以盡調護愼舉措以戒
煩復揀端良以資輔翼奬謇諤以恢聽納嚴選舉以
收才彥公廉防以覈名實　上優答之公以我國文
獻無可徵者嘗奏請倣文獻通攷例分門彙集以便

搜覽庚寅設廳編輯名曰東國文獻備攷後有考據
上輒曰此右相力也辛卯前臺疏論康熙時太學士
朱璘撰綱鑑會纂繫明史而我朝璿系所載爲誣
上大驚召大小諸臣命讀輯畧教曰此冊若在世間
予何敢食息自安減膳撤樂議差使陳奏俾得火其
書毁其板又教曰大臣誰可行者公曰臣敢辭其勞
越六日拜表上召見三使臣各書下御製御筆駕臨
慕華館以送之又遣掖屬勞問是時天心煩惱處多
過中公在途疏言臣辭退時以一寬字仰勉近見辭
命失中小大惴惴危懼殊非聖世氣像賜批嘉納又

親筆書下快順成而來慰去國之心十字又命諸道
臣過站安否隨即狀聞以慰予用心柢燕京呈奏文
與呈文禮部難之曰朱璘已於乾隆二十二年被罪
所撰諸書已盡毁板令各省申禁豈印本尙存流布
外國乎必申禁前所買者也公業已周慮過瀋陽時
求得明紀輯畧與綱鑑下所附錄兩冊及是出示之
禮部議奏朱璘輯畧已經銷毁云云於是我國所陳
請者無可據之說公以申禁之意呈文禮部不受公
議曰呈文終不許則領賞日當免冠午門外不敢領
賞皇上雖遠在熱河豈不聽聞乎禮部有懼色呈文

上而皇旨始下再行各省申禁勿許私藏公奉皇旨
復命 上握手教曰東國再明是卿之力錫鞍具馬
以專對順成告 廟陳賀又命輯印辛卯重光錄壬
辰因事三大臣幷罷職敘付西樞湖西水營處在僻
處若潮退則戰船不能動安興鎭西通登萊南控三
南請移水營於安興不果行以不討故重臣趙觀彬
諸大臣幷削職敘拜左議政兼御營都提調又以宰
臣趙榮順處分後不卽請討諸大臣幷罷敘拜西樞
兼司僕都提調癸巳還拜左相兼司譯都提調尋免
付領中樞兼 宗廟都提調旋還左相一儒臣應旨

疏薦人公奏曰 宣廟朝叅贊白仁傑薦一官相臣
李浚慶以其越例論之小官之薦人宜著禁 上從
之甲午 上患痁瘧方亟連問公來否至則握手曰
幾不見卿領相金相福登筵涕泣辭職 上允之公
請一覲 上曰卿懇何異流涕亦許之乙未 上候
平復行賀禮 世孫率宗臣大臣卿宰進爵公嘗錫
馬典以廚院提舉也十一月 上命巡監軍望單入
于 東宮諸大臣求對爭執 上曰卿若不悟予當
詣舊邸仍命領相韓翼謩不敘翌日宰臣徐命善疏
論前領相及左相洪麟漢之罪公適登筵 上問之

公對曰愚忠所激也 上召大臣兩司各陳是非又召春坊官詢 東宮陳疏事公進曰睿疏以伊日領左相所奏引義不覺驚悚 上特加命善資秩領左相並刊版翌日診筵拜公領議政敎曰此時故拜卿此任別諭曰卿剛方正直予曰得相方兼保護其勿固辭又敎曰卿入來然後當進建功湯公出肅 上曰予豈私卿卿古之領議政也越二日下備忘記曰予見冲子作爲然後心可紓狀聞中稟請者數本入于 東宮 世孫上疏請收備忘記公求對言 世孫之不敢奉承是也 上命退 世孫連疏 上有

詣舊邸之教公又求對　上教曰聽政有前例若舉
行則予當靜處夜命以聽政舉行仍召求對諸臣公
曰今教乃是丁酉故事臣等豈不奉承乎仍請招禮
官定節目　世孫行聽政朝參公與僚相陳劄言莊
重靜密凝道之基敦本懋實進德之要幽獨之地操
舍必謹舉措之際表裏交正此天德王道之本勤講
學則無尚文藻之華容讜直則克恢翕受之量存玩
物喪志之戒以昭儉德杜左右僥倖之門以嚴宮禁
批以銘心佩服召見曰每當三公之有闕　大朝教
以此大臣當有用處今番拜首相聖意誠不偶然兼

奉常寺都提調丙申行賓對公曰 邸下英氣太露
莊凝或欠每以求治太急作事無漸爲戒焉 世孫
嘉納領廐馬之典以尊號都監勞也 上以正宗統
欲追謚 孝章世子公奏曰向在甲申上告下布今
者加謚與否旣無加損且追謚 東宮典禮無據諸
大臣皆是公言 上曰當以承統二字賜謚 孝章
矣仍命造 孝章宮冊印受賀頒教 世孫嗣 垂
恩廟明日詣 墓所又明日召大臣教曰 世孫稱
我孝孫當錫號曰至孝世孫先傳諭於庭中銀印竹
冊設都監造入公奏曰冊印錫號與諭書有異古典

未有矣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猶以爲非矣 上仍呼
書傳教曰 世孫師領相所奏令人感歎 世孫有
此師予將高枕特賜廐馬令此庭親授公固辭 上
又傳教曰領相懇辭亦寢今日見一事兩美諭書依
甲子年例只書年月安寶令 世孫親受製下諭書
命公寫進諭書中有領相忠言令予感動之句翌日
上親書孝孫二字教于公曰欲鑄銀印賜 世孫矣
公曰此則異於錫號矣仍命該曹鑄入臥內親授
世孫其後 正宗朝大朝會及動駕時輒以諭書銀
印對奉焉時有一經講之議公議曰設講而無效罷

之矣令雖復講安知不如前乎若罕設科士趨自正
矣命依領相議三月 英宗昇遐 正宗嗣位公爲
院相前銜金若行疏論前冬聽政慶科崔趙三人叅
榜事命官主文謂之黨逆盖命官公也主文李福源
也聽政翌日命庭試依節製例御題一人元良萬國
以貞而以文王世子篇製述者絕罕命取十五人而
公只取七張 上命更取落軸中備數榜中趙羽逵
趙榮毅崔守元所作多雷同公劄引咎請拔去三人
而蒙允者也至是搆擠公公出城 上下別諭開釋
因右位大臣重卜以次爲左相兼摠護使公竝力辭

得解因巖敎肅樞銜　上曰其時事狀予所目覩取於亂軸予亦知之卿於此豈有一分嫌捱之端乎黨逆之說尤是駭悖又命若行限已身禁錮爲敎曰相職解免爲開卿進身之路不可久處西樞矣仍命公看審　山陵復拜左相兼摠護使因事罷復敍付西樞軍器都提調尋還左相賜鞍具馬以　山陵敦匠勞也承任子之恩以　景慕宮上謚敦匠也請編輯討逆顚末爲書　上命設纂輯廳成明義錄誕辰候班命大臣卿宰中色目少論人留待公劄請還收色目之敎卽命抹去召諭曰色目之說故相李浚慶有

言曰若啓黨習者然予感卿等陳劃匡救之意仍下
敎縷縷公曰 先大王五十年蕩平之治至今食效
惟願繼述焉晝講儒臣請先治黨與公進曰此豈反
側自安之道乎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願聖心存
得此義當今要道也 上傾納忠州驪州等地有僞
造綸音之煽播者 上親鞫諸囚轉相告引筵臣請
窮覈公進曰久益蔓延豈不悶乎 上曰卿言是矣
卽命釋諸罪人丁酉歲首賓筵公曰近來士氣消磨
臺風委靡風習之如此不無所以然者臣事君如子
事父篤老之親當以順志爲事昨年以前不能盡爭

子之責今則羣下當以隨事規勉爲先矣又曰庶類疏通雖有壬辰處分旣無界限之一定者故臺望近亦不擬故相崔錫鼎許要不許淸之論誠得當矣翌日 上敎曰昨者奏語中夜思之予實感焉仍命兩銓講成節目 上詢罪謫人宥蕩當否公曰見今臺啓者幾人隄防雖嚴咸囿維新之化則世道可鎭人心可定 上開納之兼實錄摠裁官序陞爲領議政請 端廟河緯地依朴彭年例旌閭從之己亥賓筵奏立志欲堅不欲銳成功在久不在速敢誦古人格言爲獻 上喜曰嗣服初卿以仁明武三字陳勉至

今不忘堅久二字又敢不另念兼軍資監都提調公
侍筵辭職　上曰此卿求退時耶　先朝激怒之時
輒却湯劑而卿若仰請必進御待卿誠不淺矣辛卯
使行時勉戒劄非卿孰發一言乎其後臨朝敎曰首
揆秉軸今幾年否德嗣位以來多憂虞而然也寔無
毫分報施之事暫許就閒付領樞庚子行朝叅又拜
公爲領相　上諭曰間者寔或不能摠攬權綱卿豈
得爲大臣事乎邦國興替世道汚隆一委於卿公曰
先王成憲實爲全保朝臣勿論彼此惟才是用焉公
猝患聽瑩　上遣醫賚藥又賜瓊玉膏公請罪擿杻

塞之中有門地才識者別加收用 上嘉納奏擢嶺
南李象靖湖南奇彥觀加資上陳勉劄 上曰縷縷
千百言無非經濟之謨及進對宣饌親授批旨曰首
尾累言無非進學之要做治之方而道盡卿平日血
忱思欲措之爲政公曰愼無赦古言也然今時殆少
完家完人豈不傷國家元氣乎如國有大慶必廣加
赦典焉辛丑入耆社上引年劄批答曰予小子獲免
大過皆卿之力邦運之期至磐泰時象之稍息波浪
夷考彌綸夾輔之功亦惟曰式賴于卿勿以休退爲
定三上終不許解相職付領樞 上行農壇親刈禮

以公 先朝觀刈時叅班命入叅勞酒禮兼 英廟
寶鑑摠裁官甲辰拜 景慕宮都提調是領相例兼
而擬望受點自公始充 王世子冊禮正使禮成後
賜米肉一等樂公上辭劄批曰尊高年也偕吉慶也
設宴日 上御月覲門引見書下御製七言律詩遣
閣臣設法醞恩榮曠絕明日上箋謝丙午冬公長胤
叅議宇鎮被罪島配臺閣聲罪及公辭敎鄭重昭晰
備至只以罷職捧傳旨辛亥十二月初五日考終于
長湍丙舍享年八十葬判敦寧公墓左坐壬之原
上特下備忘記曰年前臺論之峻發也只施譴罷之

典者意豈徒爾今聞長逝若無拔例之舉則惡在其
別施院相之意乎仍命蕩滌其罪名禮葬舉行又特
放叅議公許令歸葬盖公之忠悃勳庸受知於平日
故恩禮之始終不替者有如此可謂生榮死哀備矣
公初娶右議政鄭羽良女再娶士人李堯欽女三娶
士人李健中女生二男長宇鎭吏曹叅議次寅鎭進
士爲公從兄叅判公諱尙迪後庶子寧鎭進士宜鎭
完鎭宇鎭子啓濾女適尹在儉寅鎭子啓泳縣監女
適趙雲堯啓濾子學新啓泳子學述學秊進士學秀
學杓公以秀峻偉碩之器有通鍊沉深之識補以學

術檢身守貞自待經幄有懷無隱明剴懇摯格心爲
義受隆知於　英廟則哲之明而諍必包容諫必開
允言路閉則思所以通之庶事墮則思所以整之有
闕必救不憚忤旨每一敷陳輒被華衮之褒至班秩
崇顯時猶以舊時儒臣稱之在朝則推需世之具居
外則盡分憂之責處憂艱之事則敷心諮詢值危疑
之會則握手注顧膺專對於辛卯而邦誣夬雪受顧
命於丙申而國勢永賴及　正廟之初事變層生朝
象莫靖而公未嘗不以明義理嚴隄防爲論然其血
誠苦心先切於疏禁綱而宥罪過無棄人而振廢枳

以保世臣養元氣爲一部眞詮朝而進言勤勤惓惓夕而陳疏中申諄諄必期於感動天心此皆人所難言而利害禍福又從以隨之者也有獄事輒勸上以平允從輕 上亦察其心之一出公正斷斷無他故多曲意從施至以典替汚隆倚卿爲重爲教公輔導贊襄之績籌畫訏謨之策固不可勝書而其行己持心之五十年如一日久爲 聖明之所孚信 英宗古大臣之褒 正宗只知有國之諭可以斷公平生而亦可垂耀於竹帛矣公家間罹世故亦卽疏滌而隱卒之敎恩遇罔間若公居家行誼莅官治理雖

有過人者而亦無足以輕重公大節並不畧及以公
而竊方古人則盡心民事如向敏中鍊達彌綸如劉
大夏平恕寃獄如狄梁公不市私恩如李文正謹次
家狀諡太常氏請所以節惠者

經山集卷十九

經山集卷二十目錄

諡狀

東萊鄭元容善之

謚狀

贈吏曹判書李公恒謚狀

上之五年甲寅冬十月領中樞府事臣鄭元容自湖南還白于 上曰臣至湖南湖南人士言湖南儒賢故司憲府掌令李恒闡經旨篤學術又敎授門徒湖人士尊其道誦其言者殆三百年請命以贈之俎豆以薦之朝家所崇奬士林所景仰備矣惟節惠之未遑也以多士言敢聞 上可之選部於是加贈公吏

曹判書公後孫秉斗東瓚等以一卷書訪余曰此先祖一齋先生遺稿碣銘挽誄裒集者也願撰次諗太常氏余曰余固陋何足以窺測先生造詣之閫域哉敢辭秉斗等曰貤典之奏公始之亦公之終有以惠之也余曰余謏寡何足以鋪揚先生深奧之德美哉又敢辭秉斗等曰公祖林塘相公與我一齋祖敦交契輓詩有曰尋原窺道妙返朴葆天眞又曰平生惜賢志揮涕望南州在公宜講世顧公終有以惠之也其毋辭余肅而作曰陳先以勗之敢不唯命公字恒之貫星州前朝星山府院君諱長庚之後兵曹判書

平簡公諱澄之玄孫司憲府監察諱洧之曾孫祖建功將軍諱湊生四子三子皆位二品贈二代爲吏曹判書叅判考諱自英中司馬官義盈庫主簿妣完山崔氏昭敬殿叅奉諱仁遇女弘治己未生於漢都天姿剛毅豪邁絶倫自幼嬉戲閭里閭勇力懾羣兒及長好遊俠有横騖萬里之志業武舉弓馬冠一時嘗於京都南門樓超騰攀椽懸空廵瓦溝一周超入樓中蹻捷如神年方廿八九伯父判書公召而警勗之始瞿然自責立謝其黨乃折節爲學讀大學章句晨夜不撤嘗見朱子白鹿洞規悅然曰幾失此生益奮

發激厲銳意求道入道峰望月庵危坐思道窮探體
認心得而乃已傍有坐禪偕與攻苦禪或睡而公精
采彌暢嘗曰心爲形役烏乎做工雖道路旅泊之中
亦不廢業焉上執簡沉思犯辟除僕繫馬去而亦不
覺下工專以求放心爲主氣橫逸難制乃植劒防偃
倚習靜數年氣乃定以晩學恐分精力不以汎濫淹
博爲務篤好程朱諸書晩好義經沉潛涵泳獨自悟
解不爐不扇或達曙不寐在鄕塾以變化氣質提撕
而諭掖之在州閭以嘉言懿行開陳而指示之諄懇
出於至誠所在無不感化一日忽自京奉母夫人退

居于湖南之泰仁縣調度蓮落乃曰不力穡無以供甘旨遂帶經董理有年而資用裕定規制爲出入而已南下未幾有乙巳士禍入始服公先見聞松堂朴公英居善山徒步往從之朴公以武進官亞卿而還鄉讀紫陽書蓋與公氣味相近也久而後歸居家掃一室端坐凝然若有思事親盡其孝養祭先必躬致蠲潔處弟姪友而教遇僕使莊而惠卜築寶林山之麓爲便於瞻掃也扁齋曰一學者皆稱之爲先生之號爲學以聖賢爲標準以四書爲入德之門書示諸生曰作聖之功朱子只言四書不言他書願諸生勿

觀雜書須精熟四書融會透見爲自家道德事業然後可及六經又曰一言盡之曰學不息萬里自通此可見公之見道大原而學問思辨之功不得不明則弗措也與金河西麟厚奇高峰大升許草堂嶂盧蘇齋守愼爲道義交相與往復論辨者無非天人理氣性命之分太極無極人心道心之義宋圭庵麟壽之按道也申靈川潛之莅邑也皆首訪公問學論治縉紳後生之甫到者皆以後造爲恥　明廟丙寅急經明行修之士朝廷舉公爲首授司畜署官乘傳詣京登對陳精一執中之說　上嘉納之尋除義盈庫令

出守林川郡特賜煖帽有病 上遣醫問異數也
宣廟初拜儀賓府經歷繕工監副正司饔院正甲戌
特拜掌令宣召命公上疏陳戒 上稱善敎以正學
可貴又除掌樂院正老病不能赴前後驛召者五醫
問者四此皆熙朝緇衣之好也丙子六月日考終壽
七十八配寧越辛氏都摠府經歷伯粹之女有二男
長曰德一順陵叅奉次曰守一贈戶曹叅判後孫繁
衍具家譜不盡錄嗚呼今去公之世遠矣公之言行
道德雖不得親炙而薰陶以同時諸賢之所推重者
觀之亦可以徵一班之窺矣宋圭庵以公實踐比張

橫渠盖以橫渠之早悅孫吳而一變至道公式克似
之也公豪勇得之天禀光輝發諸日用儀表如特立
之壁談論如盈科之泉初無淵源私淑之階又無庠
校會文之資而以黜舍養勇之氣就曾子守約之工
其學不務高遠平易以致實用始則克己而自礪終
焉存養而醇粹遂爲名世之太儒豈不偉哉公受學
於松堂而松堂卽新堂鄭公鵬之門人也新堂見幾
於戊午之前松堂見幾於己卯之前若公見幾於乙
巳之前此其明哲君子之其道同歟　宣廟時白公
仁傑請禮致先生及退溪南冥二先生退溪因言曹

植高伉本不欲屈首風塵李恒從事學問非偏以不
仕爲高蓋公處世則可仕可止而惟不苟而已講道
則庸信庸謹而惟踏實而已此其平易而歸之實用
者也嘗聞南報有虞謂諸生曰將亂矣不可一任安
逸仍廢食五日驗其力終無倦乏之色講讀不息諸生
惟金公千鎰能共之金公卽壬辰倡義使也噫自古
儒學之士雖以繩墨自律而至捍衛邦國之功非勇
而能之哉孔門諸弟皆身通六藝而子路之行三軍
尚矣如有若之與於勇士之三踴而禦吳冉有之用
矛而入齊軍者社稷之終必有賴何如哉使公及見

壬辰則其所樹立觀金公事可有推想者矣金公之卓然忠烈亦由於學道之力有所受者歟嗟乎公之倡學之功宜乎湖南人士之歷屢百年而尊慕之不衰也謹狀

左議政朴公 永元 諡狀

惟我 純宗大王聖神久道哲於知人若德行若才猷若文學之士承眷晒而處任使者蔚然稱一代雋彥由今視之殆不可階而拾焉然或有成績之未符聞望者登庸之未罄抱蘊者若其注眦寄委終始罔鈌裨補于後名德俱完當聖簡而副明知生而不替

令望沒而有餘思者其惟梧墅朴公是已公諱永元
字聖氣其先高靈人有諱之順前朝爲大將軍我朝
孝　顯時有名臣諱長遠學行表一世世稱久堂先
生官吏曹判書贈領議政謚文孝寔公七代祖曾祖
諱春榮叅奉贈吏曹判書學識重士類祖諱敬圭工
曹正郞贈左贊成考諱鍾淳志行修潔嗇年止禮曹
叅議贈領議政妣贈貞敬夫人楊州趙氏榮素女正
言炳彬孫也莊敬和厚有女士則　正宗辛亥九月
十日生公公生而秀穎異凡兒以童蒙隨敎官入侍
拱趨如成人學書隨訓輒悟解文辭夙就　純宗丙

寅赴禮闈叅議公見製作有喜色戊辰丁叅議公憂
哀毁幾不支常行不離經自修愈勤癸酉中司馬丙
子春魁到記製擢殿試丙科以假注書登筵　上一
見注聖眷假官之受點爲頻數丁丑隷槐院戊寅拜
侍講院說書己卯選藝文館檢閱登講席奉旨每讀
奏或盡全卷或使製詩銘各體領紙墨之賞嘗講餘
上使之前又詢童蒙入侍時事謂筵臣曰是故叅議
朴某之子會通吏議矣盖寵公而念其先也庚辰兼
說書侍講　春宮奏曰人之平生受用在幼少時學
工又曰帝王有君師之責其學將以繼羣聖而保生

民也陞拜司書出監殷山縣政清事舉吏民安之辛
巳移司憲府持平道伯爲賑政啓仍之壬午差別兼
春秋入弘文館爲副校理其後屢拜修撰校理拜文
學辟御營廳從事官冬十月以司諫院獻納移修撰
有雷異上疏請行京外審理　上賜批嘉納癸未兼
文臣宣傳官中學教授尋拜　奎章閣直閣校書館
校理乙酉春以　景祐宮祔宮大祝陞通政階差檢
校直閣戶曹參議兼輔德特除右副承旨丁母夫人
憂慈良如前喪丁亥又拜同副承旨至左時　王世
子代理公匝歲居出納之任間亦特除諫長而旋又

授院銜　世子每下睿趣令近臣製進公所製輒優
等第秘書貂皮以頒之至以拈公獻對之辭爲箋策
題試諸臣朝紳榮之引對仕直多因特令公惕然若
不居出爲楊州牧使楊邇京師而獘劇公上書請北
漢城餉米留捧州倉廟議難之明年民饑甚請頉劃
明年餉糴之半貸救之於是民不饑已丑入爲輔德
秋北關水警急　世子驚憂擇卿宰侍從五人分授
被灾五邑公得明川郎日上塗兆馭踰嶺之官詢民
勢無以延來春船粟公立貸饒戶錢貿商穀均賙糴
戶抄殘獨排散民方無恐而臘月移拜湖南伯公以

已所區措者告後守民終賴之庚寅正月入肅赴營
五月 王世子賓天公叫叩無生念然益勵追報殊
遇之念剔逋虧而難收者蠲停之洞隱蔽而有枉者
導達之營舊有貢膳定例防民庫濫觴也近或閣不
行公乃取列邑民庫節目逐條釐之官民捧納有時
有數與定例表裏相資威鳳笠巖兩山城之修補需
公捐廩置穀取耗以用之壬辰拜成均館大司成轉
吏曹參議擢嘉善階拜刑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
甲午兼都摠府副摠管參考監試會試同知經筵事
差槐院公事提調及特進官冬十一月 上昇遐

憲宗嗣位　大王大妃殿垂簾爲副提學差撰輯廳堂上公除翌日率館僚聯箚引　列聖朝公除後卽行講對之規請於饋奠暇頻賜召接　上從之卽行召對公首陳敬天奉先事親接下之道又請依　純宗庚申勸講時例　大王大妃殿案冊勸講時具諺解進入　上從之乙未拜同敦寧差同知實錄事兼奎章閣直提學差備局堂上主增廣監試初試擇擬也丙申同知義禁府事以　兩朝御製校正監印勞陞嘉義拜吏禮曹叅判兼典設司提調奉寫　純宗御眞標題又監印誌狀賜皐比以實錄校讎之役錫

馬戊戌留守江華府府餉穀二萬斛俱虛招諭吏民徵錢萬二千緡餘者竭無以足其數白于 上 慈聖教曰視保障地特蕩一萬斛穀卿體此意期成完局也値大歉庫無蓄請籌司獲錢貿哺之査各坊閒丁分義旅壯旅以爲魚鱗法又捐錢放殖防里役及公喪沁父老之哭門下者相屬擢資憲己亥拜工曹判書筵奏沁府逋吏之配者入赦典非所以嚴糴法也宜還配 慈教可之曰卿言是也庚子因試牌撕捱事坐罷旋敍寮備局有司之任時有戰漕船通用議公議曰戰船重鈍駕海恐不便兵船防船輕小可

利涉漕制舊一船容六七百石今差大之則可當漕
船所載矣拜刑曹判書移大司憲兼同成均司僕寺
提調辛丑春叅朝叅進言陳勉一曰勸聖學一曰立
紀綱一曰崇節儉　上嘉納差貢市堂上壬寅春拜
漢城府判尹兼內醫院提調宣惠廳堂上時儲蓄楞
經費窘公調劑鉤校守經不撓夏旱甚　上方慮囚
除公大司寇以藥院之例不得兼刑獄官特命遞藥
院提調公承命殫精閱實多平反雖已成案而情可
原者筵讞而輕比之公於重獄前後案治服念而審
克之其論判之文一字必愼下曰人命所係也兼藝

文館提學授水原府留守癸卯春經幸行 上召問弊瘼公以本府賑濟米太不爲斂散陳腐相仍請就倉糴中定數相換改色 上是之入拜戶曹判書兼社稷署提調以 孝顯王后國葬都監堂上陞正憲兼弘文館提學甲辰兼 宗廟署提調 奎章閣提學差迎接都監堂上送勅使時象譯有失周旋廟堂請罷堂上 上允之旋命分揀兼司譯院提調主試增廣監試覆試差嘉禮都監堂上錫馬兼管慶熙宮修理之役公於度支屢經巨役而支調未嘗窘者以心籌精而守度謹也乙巳拜吏曹判書仍差遠接使

還朝拜禮曹判書丙午差遷　陵都監堂上以陳賀
兼謝恩正使入燕還兼　景慕宮提調典牲署提調
以大宗伯奏曰親傳香祝出還宮時鼓吹不陳列非
古也請依古陳而不作　上從之以都憲因雷異與
諸僚陳劄曰應天弭灾之方惟在反求聖躬紀綱不
立則曰尋未之表正也言路不開則曰尋未能翕受
也崇儉則如晉武之焚雉裘節財則如漢文之罷露
臺何憂乎做治何患乎弭灾　上答之曰益加進言
無諱毋使言路壅滯丁未薦大提學準圖差國朝寶
鑑纂輯堂上及校正兼尾署奉常寺平市署提調差

上號都監提調製進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玉冊文
戊申加崇政都監勞也兼判義禁觀象監提調時關
北伯須代賤臣以首輔侍賓筵 上顧曰洋船來往
於北方海路民情騷訛可托方面得重當屬之誰乎
臣對曰恐無踰朴某者 上然之及拜 上諭遣之
曰遣卿者重北關也惟卿可副此委寄公惶感而退
暨崇祿以纂輯廳竣役也己酉六月 上昇遐訃至
莫不寃號皇皇越三日郵報至 當宁入承大統
東朝垂簾同聽公以郵報馳驛不日而達六鎭羣情
始貼然 憲宗器使羣工公尤受特達之知奉諱後

爲奔問乞遞　上不許翌年春又陳懇得解古有城
餉穀而只糶糴城內備陰雨資水旱而舊式漸紊散
在外倉公請于朝設守城倉劃城餉米四千石屬之
定分留式只許小米黃豆二色又有蕩債給貸穀自
北而南者久而滋多公又請於朝每年以一千石作
錢買屯土減本穀一萬石而止會寧慶源淸人開市
時本有人畜定數及供饋定例近來謾舊而刱新者
徵於民無量公責差譯諭通判示移咨意胡差亦畏
恐乃令悉袪濫費民出之綿布與穀物之獲停者不
可計還朝議廟堂條列著爲憲出廩置屯田收稅買

書冊弓矢爲儒武試藝之具名之曰斌屯北人至今誦之還兼知實錄事以講官登筵仰勉聖學仍陳養心性戒逸豫袪奢侈納諫諍奉無私之道辛亥正月拜兵曹判書經月而特旨拜右議政　慈聖別諭曰今玆枚卜以卿宿望之所蓄歷試之所富而當官盡職遇事悉心爲中外之所推故也未亡人所望者惟主上聖明爲堯爲舜卿其出入左右毋負簡畀之隆眷　上諭曰望實所歸必歸於卿者績用之茂周流之久精篤以爲本綜明以爲用履展之當矩鑊之謹爲中外之所推輿儓之所知也公悸恐疏辭者屢

上又諭曰輔相之重幾年難愼之餘今始屬之於卿
精識雅量與夫明核之姿贍達之才予則曰吾相之
定無疑也又曰卿以　三朝舊臣受恩遇之隆何如
也追先報今之義卿必有宿講於中者也公黽勉出
膺　慈聖敎以輔導我　主上期於作聖又敎曰卿
以承旨出入時　純宗每稱道卿矣公以聖學爲勉
又曰　殿下節儉與否國之安危所係　殿下一日
行節儉則閭閻之侈風可變矣　慈聖曰卿言果爲
君忠愛之實心也公又言公選擧擇牧伯明賞罰請
禁分糴減價田賦加斂以爲除民苦瘼懷保固結之

道　上嘉納兼內醫院都提調以進上鹿茸品劣啓
罷北兵使以羅蔘混造請審藥隨現依律廷議　眞
宗室祧遷當否公議曰王者以繼序承統爲重　宗
廟昭穆因時而序焉朱子禘祫議附陳周廟圖又於
廟儀圖說其說甚詳禮家以爲定論惟以傳重爲統
故曰不以親親害尊尊兼社稷署軍器寺都提調以
憲宗祔廟親祭時終獻官　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
樂章文製述官並錫馬差實錄摠裁官閏八月　王
妃揀擇禮成公登筵仰奏曰儀文當盡其美而衣服
器用務從儉約則有光聖德亦養福之道也九月嘉

禮成以寶篆書寫官錫馬冬以委官按海西凶賊等
鞫獄諸囚之自捕廳先覈也過施酷刑公奏罷兩捕
將職曰雖當死者當死於王法不可以酷刑殘戕況
罪囚中亦不無罪不至死者乎非所以仰體欽恤之
德意也十二月 慈聖當撤簾召大臣諭之因下訓
勉之辭於 主上公奏曰 慈聖之訓 殿下者惻
怛而精微聖孝當以養志爲先 殿下一事一政合
於慈訓則慈心當悅豫矣壬子正月行朝參公以立
聖志厚民生抑近習三條陳勉曰抑近習之要在於
頻接臣鄰儒臣討論之外輪對官之循次字牧任之

辭陛亦皆引見使朝廷之人無日不朝夕左右則義
理常勝便佞自遠　上曰三條陳勉中末端所奏尤
切實當銘佩矣陞拜左議政以　健陵　顯隆園親
祭時亞獻官錫馬嘗於筵席辭相職　慈聖敎曰卿
若仰體　純宗朝眷遇之盛則安得不竭誠輔導公
由是感激不敢言去及首揆釋負公獨居廟堂登筵
輒勉戒懇懇以都下米貴請嚴禁三南防穀之弊又
奏曰國儲到處罄竭自宮禁而另行抑損然後所司
亦可以觀感而淬礪矣連上辭疏遞付判中樞府事
癸丑以　純宗大王追上尊號玉冊文製述官錫豹

皮以 王大妃殿加上尊號玉冊文製述官錫馬甲
寅秋公有疾 上遣人問賜珍製以公之子道彬方
帶左史職特命陞六品俾便救護異數也十二月連
遣御醫看病二十五日考終于正寢享年六十四
上震悼輟朝教曰貞亮之姿愷悌之識不但爲華國
之文采而已寡躬之所倚毗也朝野之所想望也傷
盡之極不知爲喩命賜東園副器成服日遣承旨致
祭祿俸限三年輸送禮葬以遺言固辭加賻賵哀榮
之典備矣葬于長湍松南面金陵里枕亥之原從先
兆也配贈貞敬夫人昌寧成氏監役載崇女牛溪先

生之後孫端莊淑慎閫範咸具與公同年生先六年
卒至是自長湍溫申里甲坐原移祔焉一男道彬前
正言三女長曹錫雨今叅判次趙然與今叅判次林
冕洙前叅奉側室男灌彬二女長李近榮次徐相斌
錫雨子爾承然與子垌次墢次幼冕洙男幼嗚呼公
粹朗貞亮姿質之美也秀潔端凝儀表之盛也典雅
贍麗詞學之華也孝敬無違居家之行也防範飭檢
修身之操也內渠外規其處世也節嚴尺謹其居官
也早歲蜚揚上下往復於平陂亨屯之域不隨不激
遜抑自葆緇塵無汚瑕纇不點上結明主之知而恩

禮罙隆於　四朝下紹賢祖之業而名位克昌於三
事如公者古所謂不失令名全以歸之者歟其爲相
職也以輔導啓沃爲已任惓惓乎其聖學也懇懇乎
其民事也每侍筵觸類納約則剴易曉　上亦虛心
弗咈諮詢有加　慈聖亦謂　主上曰相臣奏語甚
懇至　主上諦聽勿忘嘗奏曰聖學勤不勤人心向
背之關經書固宜先講古之治亂得失載於史召對
必以史書若晷短則夜對亦好古人謂讀書之工夜
勝於晝又曰時行別講問難諮訪則齋莊齊整可以
振拔精明沉潛浹洽可以涵養本源又曰凡供奉於

上者皆出於民每見一物豐盛宜思幾民艱苦嘗於
講書中有文王事公進曰　殿下欲法文王當行何
政　上曰當愛民公曰徒存愛民之心而無所施措
民何以被澤乎必也勤儉乎勤然後朝政無曠儉然
後民產乃足　上曰然予當以勤儉爲務公曰如無
講學而明理常常操存此心則私欲每間之矣又臨
文奏文義曰帝王家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似無
非義之取然若不節儉財竭而取於民無制則豈非
非義之取乎又曰臣伏覩御筆書安民二字揭于殿
楣　殿下行何事副安民之心乎　上曰不擾民可

謂安民乎公曰節儉然後賦斂薄而民安也　上曰
國賦常有定數取民不踰制則斯可乎公曰此未可
曰薄如古之賜田租是也且懷保之方在於方伯守
令之愼擇也　上教以當以弓筆有宣賜於卿者後
御書楹聯一對賜道彬傳致於公其詩曰天向一中
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公後登筵誦是詩曰人皆
有是心心皆有經綸　殿下當以安心爲經綸也其
遇事物不忘規箴者類此公常曰勤學之本在於類
召接愛民之本在於節財用前後縷縷陳說者一出
於欵欵至誠古之宏輔碩弼耀功德於當世垂聲實

於來代者亦惟曰尊主庇民而已公可謂識治體之要而不負其所學矣嚴廊之几舃未久台階之芒采遽閟殄瘁之歎菀結之恨實邦人之所同然也公篤於行早失怙爲至慟又事母夫人愛敬著於形或赴朋儔夜會必趍母夫人寢前來省及喪哀不能節奉祭以誠日謁廟歲省墓祭品器皿必精潔之曰物之豐不如誠之篤居常以先訓爲法常曰人而不知先世言行讀他書何用手繙先世文稿及片言隻字裒集而編校病就時矻矻如程課非惟公精力過人亦誠之所徹也與人愛以德款而不昵淡而不疏見過

失每忠告而人亦無惡爲學本乎經而於魯論尤致
力自不經雜書詩文暢遠雅潔國有編摩纂輯之役
公未嘗不與焉又好古禮著訓於家者亦多論冠婚
兩禮曰冠之三加成人之始也女子笄而後嫁古禮
也近俗之冠婚違禮於謹始之時皆坐貧家之拘儀
具而牽率成習者也一是儉約則矯此禮不難使子
孫知古禮之不可不行耳公居圭組鍾鼎之貴而飭
躬如寒素持心以虛澹晚年築小屋於南麓下扁曰
綠泉優游書籍少閒暇輒披卷曰張子所謂晝有爲
即所以收攝身心不令情倦也此亦可見公冲謙修

礪之一端也元容與公居而同里閈出而同館閣契最深緣最厚元容之守寧邊也公在殷山元容之守會寧也公在明川自公從政發軔之始有以窺公之才識政術於街謠巷頌之外者居多心竊以他日遠大之器期待之矣何有之而不克久之也歟公少元容八年而今使元容据述公節惠之文公之顏髮言笑彷彿如可覿嗟呼能不屢停筆而歔欷歎息乎謹次家狀肅備太常之考焉

贈兵曹判書崔公 希亮 諡狀

我

宣祖乙巳勲錄宣武原從一等功臣贈兵曹判

書崔公希亮湖南人也今去公之世且三百年而南
士思慕公不衰平居相與咏歎而贊頌之又以酬褒
之猶未盡輒相與激昂慨歎常恨其力不能動聽於
朝廷苟非公之勳烈名節之久猶在人者曷致是哉
余往年有湖南行多士抱狀道公事甚晰且示戰陣
揭牒之墨跡曰此可以樹風聲而皷士氣捍難獲醜
之功如彼其盛而尚未有一節之惠請一言以導之
余曰多士旣有論盍聯聞於朝翌年諸士果齊籲葦
路 上下其事儀曹曹啓言崔某事鐵劵以章之金
紫以貤之在法應諡諸士言宜也 上可其奏公後

孫憲國彦翰授公遺集碑狀之文曰願撫綴諡太常氏按狀公字景明自號逸翁系出水原隋城伯永奎其鼻祖也世襲簪纓高祖淳敬差官曾祖貴唐僉使祖瀛 英陵叅奉考樂窮葆眞守拙以厚德見稱濟用監正贈左承旨妣光山金氏部將攀女公以 明宗庚申生姿貌魁偉身長八尺倜儻有大志好讀書通義理以親志業武 宣廟壬辰有倭寇公方持制在廬甲午擢武科佐婦翁忠清水使李公繼鄭幕同李公率舟師涉海防閑山島中流船失火水使與將士多燒溺公腋兩草皷浮泅累日遇過船得活薦拜

宣傳官 上命試藝賜御弓曰嘉汝善而賞吾弓也
丁酉倭寇再犯 上命畫倭酋像令諸武臣射之曰
得中者賞公一發中其額 上大喜特除興陽縣監
是時沿海諸守令盡屬舟師公卽赴李忠武公舜臣
統制幕下杖劒殊死戰勇冠三軍忠武公倚以爲重
每戰輒先登以八舟抗蔽海之賊一戰而有鳴渡之
捷再戰而有尖山之捷三戰而有曳橋之捷又設奇
夜薄賊陣賊駭散取賊穀六百餘斛助軍食方有長
驅取勝之勢而李忠武以讒言去閑島遂陷公在縣
倡率瘡殘造舸艦繕戈矛日曳木爲卒伍先翌年戊

戍忠武公復領舟師啓褒公而又倚仗之三月二十日擊尖山賊明日擊楊江下陸賊又明日擊姑島下陸賊越三日又擊尖山賊四月擊賊于興陽縣南門之外連擊連勝七月又擊賊于南塘浦前後馘獲擒俘之數不可計而所獲糗糧衣械旌旗輜重並具牒報忠武公又誘還我人之爲賊所虜者水軍中德希等七百餘人忠武公每得捷書擊節奬其武常題其牒曰孤軍力戰極爲可嘉公一日爲賊所執賊脅降之公厲聲曰吾爲君討賊反降爲乎一賊曰義士也釋而去時兵馬節度使與忠武公義不合因擠公啓

請罷　上燭其誣留不下臺官奏兵閫帥一路罷一
縣監不得則將帥之權輕矣六啓而始解職　上歎
曰變通於危急之時必生大事公因留統制幕下十
一月忠武公大會舟師同大明水軍提督陳璘擊賊
于露梁焚二百餘艘追至南海賊大敗而遁忠武公
亦中丸而卒公慟哭還鄉里無復當世意杜門屛跡
爲終老計有詩曰亂中人事變歸臥欲藏名依然舊
時物磯上白鷗迎乙巳朝廷論功錄原從一等後州
人生員吳挺男等數百人上書訟之授通政階以壽
秩進嘉善公築亭于大朴山下三洲之上漁釣與儔

詩酒自放而愛君憂國之心輒形於吟弄之間所從
遊唱酬多士林名流而與林懶雲埬林白湖悌白松
湖振南托契尤深　仁廟丙子南漢被圍公時年七
十七露立向北晝夜哭遣子扈從泣諭曰南城破吾
亦死矣方九十歲讀中庸作文自警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以　孝廟辛卯十二月二十九日考終壽九十
二葬于大朴山下抱酉之原配原州李氏繼配濟州
梁氏主簿達洙女九男二女後百二十四年　英宗
甲午因大臣筵白贈大司馬　正宗庚申鄉人建祠
享忠武公而以公配侑嗚呼公倜幹傑氣禀干城之

材素性謙退恥矜伐然向國忠義之心賁育莫奪至老益堅大小十餘戰隻身勇前所向無敵帖文印畫想見颯爽而上爲明主所知下爲天將所與奮不顧身赴湯蹈刃被執不屈則賊爲之感動歛功不言則人不以猜忮自露梁星隕之後退居江湖敦說詩禮大耋康寧身名俱完詩曰進厥虎臣仍執醜虜又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如公之謂乎謹狀

贈吏曹判書趙公與鎮諡狀

純祖十一年辛未冬西鄙土賊作亂昇平日久列邑無備皆望風自潰薩江以北幾皆爲賊所據時則贈

大冢宰趙公尹義州人傳言有賊且朝夕至相洶湧
不可保公募遣裨校金見臣許沆等旬日之頃收復
龍川鐵山等七邑馳驛聞 上喜甚招使者至前勞
之賜酒饌獎公忠義賜虎皮及賊平領議政金載瓚
先請擢公陞秩又奏曰坐制壓境之賊獨保全城指
授分路之兵克勤諸屯潰尹之功莫與之京請以璽
書表裏獎之 上乃諭曰我西陲連歲饑饉小醜嘯
聚烏合搖蕩我城邑戕害我長吏凶鋒所及或棄符
或屈膝惟卿當賊徒窺境而固守鎮安使義旅倡聲
而指劃分授綏我邊鄙屹如長城如許沆凜乎著殉

國之烈金見臣慨然奮敵愾之威遂致敵勢瓦解全
城克復使遯矣西土之氓能知親上事長之義有此
投袂拂劒之勇者是亦誰之功也特賜表裏一襲卿
其領受後六年戊寅正使韓相公用龜至自燕京白
于　上曰臣留灣府日詳聞辛壬賊變時事故叅判
趙興鎭以其時府尹招集軍校吏民仗劒臨門揮泣
誓衆曰小竪弄兵潢池郡邑潰裂若邊門失守則惟
有一死報國耳本州古多忠義之士以義命名良有
以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豈無一介義士爲國討賊
者乎遂南望慟哭乘障之校守埤之卒莫不涕泗交

頤願以死効於是排置有方撫摩得宜解衣推食與
同甘苦衆心成城賊不敢近許沆金見臣所樹立亦
有所激感而然也朝家褒賞至及於麾下褊裨而獨
不及主將今沒已多年而灣人寃鬱多流涕說道者
臣意特施褒贈以勸來後敢以聞　上允可之選部
贈公職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　世子
左賓客後四十年今　上八年丁巳羣臣議　純宗
功德稽古典宜稱祖遂改上廟號曰　純祖明年戊
午右議政趙斗淳筵請幸王從征諸臣加賞諸相臣
議定城勳淸之功本乎灣州義將之力灣州義將之

功本乎主帥分授之力令若論功定第當以指縱爲
上廟堂乃啓請公特施節惠之典又官其祀孫諸臣
中許易名者惟公一人而已至是而旌忠崇終之節
至矣其孫承和狀公事行授余曰請以諗太常氏公
字秀甫其先豐壤人麗朝門下侍中平章事諱孟爲
上祖簪組相襲爲世族之望本朝有諱楨府使我
太宗嘗受業仕不起有諱世勛豐壤君後有諱珩大
宗伯贈領議政謚忠貞號翠屛長德厚祿式昌厥後
寔公五世祖高祖諱相鼎進士贈左贊成有文行早
世出後伯父繕工監監役贈吏曹判書諱琨曾祖諱

大壽舍人贈左贊成有淸名峻望號止窩祖諱錫命
判敦寧貞確自守號墨沼考諱載任早世贈吏曹叅
判以公貴也妣延安李氏觀察使玄輔女無育取公
爲嗣公本生考諱載世忠勳府都事贈吏曹叅判妣
德水李氏海寅女公以 英宗戊辰九月六日生
純祖甲戌三月二十四日卒壽六十七葬恩津某地
某坐原配潘南朴氏郡守存源女先公五年卒贈貞
夫人三男一女長雲根次雲彬進士出后伯父次雲
樞女敎使李象斗側出一男三女男雲模五衛將女
李在信尹茂烈中軍李彌鉉雲根男寬和佐郞女韓

鳳履雲彬女洪夔燮雲樞男永和今郡守出后仲父
女主簿鄭基永象斗男建輔建弼今正言內外孫曾
不盡記公生而秀穎異凡及長文思日就甲午擢庭
試庚子授注書　正宗卽祚爲五年矣自經乙丙憂
虞不能不審擇用人之政且聰明睿智卓冠百王則
哲之知一見俯燭其藝能短長而尤於遴綴近著其
難其愼非謹厚可任事者莫居也及公出入記注見
公儀容峻潔聲音淸亮外寬和而中有確然不可奪
者默察其貞精忠藎可托心膂遂傾衷眄注日以密
勿當時之左右朝夕者皆莫敢比望公得遇不世出

之　聖主獲被非常有之恩眷由是感激以死生矢
心載筆三年未嘗曠日遜違　上於軍國機務之事
人物進退之際輒密訪秘詢於公公不附勢不趨時
絕偏係斷希望思裨聖德盡心仰對至於寬罪宥過
之政多所委曲導達者而外廷莫之知公後亦不自
言今何以得詳哉朝退罕過從潛居淨室看書披隸
奉御札相續一日輒屢降皆時務也盖　上知公謹
畏周慮而勿失故篤信之而不疑也嘗親書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八字以賜之表其剛介之操也公之始
終一節此八字可以盡之矣嘗欲授奎華職公力辭

上益嘉之壬寅陞宗簿寺主簿明日選入弘文館拜
副修撰校理兼東學教授漢學教授文臣兼宣傳官
禁衛營從事官移司諫院獻納薦授銓曹郎以同薦
者議不合欲引入 上兩黜之補公開城經歷松京
多富商而俗健訟公廉以律躬惠以莅下事簡而獘
祛五月而以應教召之松民鐫石思之癸卯擢拜同
副承旨移兵曹戶曹叅議尋復拜承旨自是跡不離
銀臺者爲四年矣 上之視公公之事 上一如在
堂后時一門十餘人並據要津光寵赫然爲世所娼
嫉公見幾求外 上許之丙午出爲鳳山郡守本生

兄長鎭牧黃州母夫人板輿俱就養亦出異數也丁
未丁內艱庚戌又丁本生內艱癸丑楚山府使己未
江陵府使皆特除也爲治淸簡字諒畫如前規庚申
正宗昇遐公號絶不欲生屛處不接人者七年始公
出鳳山之明年世故作而同黨懼釁世之媒孽公者
欲乘機終莫能逞　純祖丁卯起爲谷山府使瓜而
入爲大司諫庚午薦義州府尹歲大祲六島墊溺公
請穀萬二千斛而賑之疏請墾闢威化島裕民食至
今賴之明年冬土賊洪景來等聚黨山谷中謀爲叛
逆誘脅貧丐無賴之徒署部曲檄列縣先犯嘉山鄭

郡守著死之北邑校吏多內應者陷報違至公夜上
南門樓一裨將秉燭隨呼衆而無一人至者有言請
避白馬山城者公拔劒斫案曰豈可離城一步復言
者如此案仍南望痛哭聞者稍稍集公慷慨激勵之
衆皆泣下請死守公曰徒守而止哉不擊而破之非
義也於是舉許沆崔致倫於褊裨拔金見臣崔信燁
於閭里分授介馬兵器指日前戰送鄭來鴻偵探赴
金就奎掌簿發廩而賙饑民飛檄而徵勇丁防嶺隘
廵城堞收門鑰不謹者與府啓遲發者斬之一府肅
然得賊諜之通內應者盖校列之有勇畧者也羣心

皆惶恸公笑曰此反間也焚其書待摩校益厚皆踴
躍效死力灣兵之復龍川也踰城入而開門納者即
其校之子也公次男訃音自京至公不哭曰國賊在
奚私慟爲哉强食治軍旅觀者歎曰我公如此敢有
私其家者乎天大雪製衣衣守堞者公步行撫之見
衣薄者輒解衣與之將士家屬給日糧病者藥療之
將士聞之倍賈勇向前竟奏三捷之報沇被劾死贈
統帥見臣等諸人除閫帥守令有差夏道伯書中考
又嗾御史論以過費公貨蓋宿嫌也朝論不平仍輕
勘公怡然不以爲意退居東湖於榮塗尤泊如也拜

兵曹叅判漢城府右尹同義禁副摠管或就或不就
公簡嚴守繩尺而與人言欵洽無畦畛一言一行必
以正見人之不正者若將浼焉此公之平生藉手者
也篤於孝事母夫人惟母夫人志友於兄事如父宗
黨皆稱歎推而婣睦施與如樂事雖不以儒術自命
文翰爲輩行所推筆畫遒勁　正宗嘗褒之識見精
而器局通履職臨事靡適不舉從叔判書公常語人
曰我國內外職事務繁殿嶺南爲最重求稱是職者
惟斯人乎嗚呼如公者大質全矣大節卓矣被昭主
特達之遇知無不言而眷注冞隆者公之謹愼正直

有以深契於上也値門戶否屯之會衆將易及而疑
謗不至者公之恬約澹潔有以孚信於衆也至於臨
亂奮愾誓死報効籌策指揮勇士雲集北塵淸而西
烽如舊者皆公樽俎折衝之奇也苟非公忠信禮義
之素所蓄積則倉卒指顧之間何以爲甲冑爲干櫓
乎丹青竹帛不足以增公榮紀旂銘鼎不足以加公
烈然名者實之所存也施者報之所至也此朝典之
所當書而西人之將永世詠歌者也豈不盛哉元容
後生也嘗聞前輩長者每論　正宗時名臣必稱公
通才曰博識詞章可以冠冕藝苑謨慮度量可以紳

笏廊廟位不稱德惜未究用然若其獨超於榮觀之外特持於崎嶇之路圭璋令譽瑩然無瑕者亶由於公之立志行己秉中正而遺禍福也余嘗記其言及屢官關西慣聽西人之德公而勳公者蔑然愈往而愈不諼灣人建祠於鶴峯畫公像而俎豆之又有頌功碑以余平昔景仰之心何敢辭爲公而揚言乎謹狀

贈吏曹判書金公 係行 諡狀

上之十年己未嶠南儒生柳進鳳等上言安東故副提學贈吏曹叅判金係行道學忠節宜加贈爵諡

上命選部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
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
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敎旨諡天姿純正忠孝直節
道學淵源淸白砥礪加贈正卿此盖見公平生行能
也後孫某某請所以易名者將諗于太常氏謹按狀
公安東人其先高麗太師諱宣平有佐命功同權張
兩太師立廟府城內世稱三太師廟是也其後昌顯
屢傳而至諱義官禮賓寺事諱得雨典農正諱革閤
門奉禮諱三近比安縣監公高曾祖禰也縣監公取
金縣監務腆女以宣德六年我 世宗辛亥生公于

佛頂村第公字取斯幼穎敏超類五歲知讀書父公
奇之曰是子大吾門者耶專意講習推譽上人而潛
靜無營進意十七升國庠丁內憂守制廬墓外除與
佔畢金先生遊多麗澤磋磨之益間薦除星州忠州
學教授訓迪蒙士五十擢明經科補殿中直言糾劾
不避豪勢出監高靈縣莅事清以惠入爲弘文館副
修撰自是官不離三司瀛署爲副修撰副校理校理
應教典翰副提學薇垣爲正言獻納司諫大司諫栢
府爲掌令中書爲檢詳銀臺爲同副右都承旨國子
爲大司成六曹爲天官正郎春官參議夏官參知參

議　成宗朝羣賢彙征百工奉職公進忠退補不懾不阿灾異之警闕遺之救直截不諱積忤貴枋若志不合而言不採則從容乞遞而告歸盖未嘗終歲淹一職及事燕山主以諫長極論權嬖屢陳危言知終不可匡輔遂決意永靖其時諫藁奏草散佚無傳獨驄馬契帖詩一軸辭知申疏一篇附以公外孫柳西崖所錄遺事而幸存疏語雖專屬辭巽而慨然有憂深思遠之意不俟終日之志其識存亡進退之幾者耶旣歸搆小齋于豐山蔔堤上居第之傍扁其堂曰寶白公詩有曰吾家無寶物寶物惟淸白堂名以是

而學徒稱爲實曰先生時年已六十八自以年迫致
仕息世念賾經旨玩圖書授門生淬礪之業及戊午
獄起與金佑舉遊者無得脫正士善類蔓延罪籍國
人傷之公亦被逮幸釋而時論以公之嘗論內變必
欲中傷請再訊將不測有出力救之者得已又明年
又逮又釋前後三罹蜮弩之彀而卒免崑玉之焚其
命也歟公不以獨追爲幸以殄瘁爲慟傷時憂國炳
然如丹聞故主廢泫然曰臣事之十年矣處鄉庄十
有八年夷然處順享年八十有七以淸白孝友陳世
德遺子孫又曰常備官經幄不能格君正事此恨也

勿備葬勿樹碑以恥吾也窆于醴泉東稷谷辛向之原從先兆也配夫人利川徐氏縣監運女二女長適察訪朴訥季適進士柳子溫繼配夫人宜寧南氏持平倘致女五子長克仁參奉次克義克禮進士克智克信郡守朴訥五子巨鱗亨鱗鵬鱗洪鱗從鱗皆文科躋顯仕柳子溫四子公緯郡守公權公奭公季公緯孫文忠公成龍號西崖爲　宣祖朝名相孫男六人淑寶德寶良寶世周世殷世商而世殷子廷憲進士廷準文科廷憲之孫中淸文科承旨號苟全其子柱宇文科持平玄孫翰運正言後孫繁衍只錄仕籍

者公性篤孝侍親疾夜不睫者半歲居喪慈良年已
不毀而粥蔬深墨後喪如前喪剛峭不苟徇兒子學
祖出家學佛號燈明國師倚 上寵生勢甚過星州
欲謁公州庠牧守止祖邀公公不應祖乃謁公怒曰
汝驕貴欲加叔耶遂與杖祖嘗間曰叔方困請爲力
公責曰藉汝得官何面可顯祖沮退晏通籍出入三
司知無不言斥權幸如拉朽論內變如振落雖蹈駭
機冒叢鏑而不顧也青紫不及心泥塗不胃意介石
澈氷表裏瀅然其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耶嗚
呼本朝 世 戍之際摠昌明博大之運士之生斯

世者多稟精粹頴秀正直高朗之姿進則峩笏瑲珮訏謨廊廟儲山斗柱石之望退則深衣博帶揖讓樽俎講洙泗玉帛之儀雲興風動彬蔚可象而否泰消長互乘其間如公者豐其賦而嗇其命者耶風霜摧剝松栢堅貞罔鳳乍鳴冥鴻高舉文章抱黼黻之華而未得彰施于絺繪道學藴瑚璉之美而不獲展布于經濟然正言直道完節令名亦足以垂簡冊而耀來代在公何憾之有至 肅宗丙戌鄉人士立祠於壺潭上而俎豆之以寓高山景行之思第今三百餘年之後文獻無徵風聲徒存後生眇學何從以窺測

而表揚哉如並世之佔畢翁詩篇之相與深焉外孫之西崖相遺事之所錄在焉旁裔之竹里相貫紀之序文著焉墓隧狀碣之辭院宇享酹之文俱可信也

謹狀